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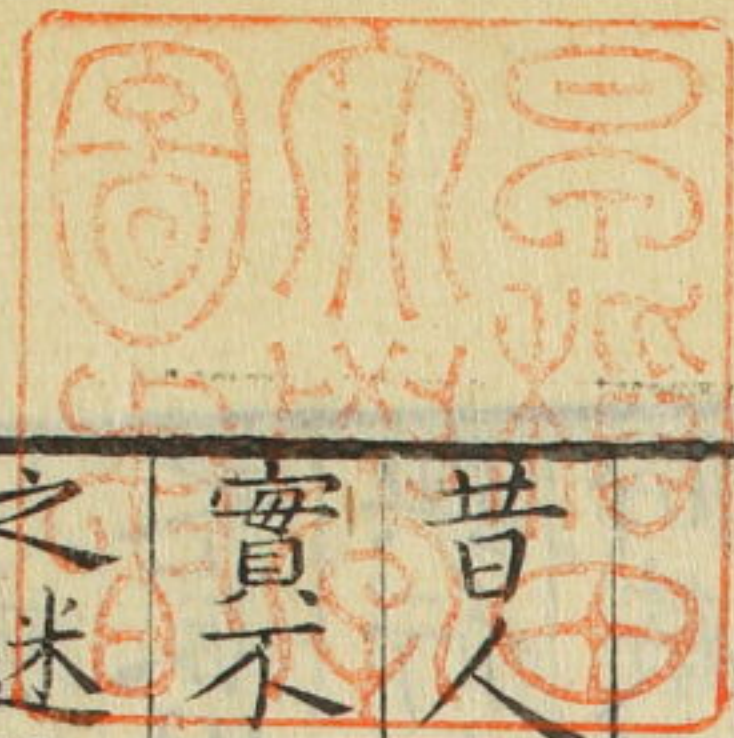


大疑錄

下

口仁3
70
2止





門口仁3
號 70
卷 2

大疑錄卷之下

筑前 貝原篤信 著

仙臺 大野通明 校

昔人有言人之不悟蔽於物欲者固多而迷於聞見者實不少也愚按此迷古來固多矣且自宋季以降曲士之迷於聞見而不開明者最多矣學者之所冒省察也○自宋季以來世儒之學術過繁細詳審而支離蔓衍學者用功之繁多勞擾比于孔孟之時何啻相什佰而已耶其流弊無紀極不知所止所守不約所以汎

大疑錄下



濫而無功者。滔滔天下皆是。此何由哉。豈非自宋以降。學術逐漸益繁。捨本走末。分折支離。實德遂亡乎。是以後儒效其尤而未已也。

○或曰。程朱之言。可盡信耶。抑又可間容疑耶。曰。聖人之言。固可為萬世之信。其次賢者之言。亦可為則。然知與行相為表裏。雖賢者。其行有過。則其知亦豈無偏僻蔽固乎。然則其學術論說。亦恐不免有偏倚之病。過不及之差。是乃聖賢之別。其理當如此。苟使其學無偏倚之病。則又是近聖處也。竊謂程朱固是賢哲。孟子

之後。只此一子。可為知道之人也。然未能至于聖人。其學亦恐不與聖人同。然則程朱之說。固雖非後學之所可輕議。亦不可無取捨於其間。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我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此言可信也。程朱之說。數十萬言。苟以其言為無疑者。即是盡信書也。今人於其說。一向回護遮掩。而曲從者。多涉私意。可謂阿所好也。不可為公正。予是庸拙之材。不能為程朱之忠臣。只不阿所好。是却可不背于程朱之心而已。

○武王周公聖人也。率天下之賢士。與諸侯征獨夫。

紂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以為不可者，何也？蓋其獨見獨行，雖不及聖人之權，誠是聖之清者，然其所長，乃其性之所偏也。雖大賢，其性偏如是。如宋諸君子之學亦然。孟子之後，宋儒之學固是義理開明，且性行亦是謹正，為真儒。然為說過詳細，是以其病偏于分拆，是所以與孔孟渾融之說不同也。譬如周末文勝質，故其曲士之議偏者多矣。宋季之學量偏僻，與聖人乖戾者亦多矣。

○程子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此語愚未能解。蓋釋氏自有釋氏之體用，以空寂為體，以無所住為用。然則釋氏不可為有敬以直內之體。釋氏若有敬以直內之體，則必有義以方外之用。何至于絕滅倫理乎？故愚未能解其意。後儒枉為之辭者，阿諛耳。

○唐虞三代之君臣，言敬者多矣。然言忠信者少。何邪？曰：上世風氣淳厚而質實，與澆漓之世異。故君臣皆忠質，雖不言主忠信而不失忠信。敬是主忠信之工夫，故能敬則忠信亦在其中矣。至孔子之時，世漸

澆漓故聖人以主忠信為文行之本况澆季薄俗苟不主忠信而一於恭敬則恐無質實之行不為曲謹色莊之人者寡矣此小人偽學之態非君子之道也然則後世學者可以忠信為主本如居敬則主忠信之工夫耳

○近世以道學好立名者往往不以主忠信為本而以持敬為名其持敬也以牽強束縛拍迫為勤是色莊之人既失忠信而不主之其所強持又非居敬之道却是傷敬也

○聖門之教以孝弟忠信為先是以本立而道生焉始于卑近而終乎高遠者從實也蓋如行遠者必自邇登高者必自卑此循序而漸進於道也異學之教及近世俗儒以高遠為先者為大言快論欲一起直入不能循序而漸進是欲強進者深願無有此理是不務實而從虛

○朱子之做說話往往用禪語者多矣如論作文曰但讀史漢韓柳而不能便精研取老僧頭去又曰一搥一掌血一棒一條痕之類恐是初年學禪習氣之

九辨錄一
所未能脫去又好為戲謔者間有之說霍光之家奴
甦生事之類是也如二程子全無此二事

○無極而大極是華嚴法界觀之語也法界觀是唐
杜順和尚所作相傳而至于周子若大極本無極及
主靜立人極此自佛老之徒所傳來朱子尊信於周
子也至矣故信出于周子而不為疑也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唐清涼國師華嚴疏之詞
此二語俱浮屠之所言宋儒以為周程之所始說者
何耶

○此學之源流千古一脈六經四書雖千言萬句無
不同條共貫若不祖述先聖而立言者其言雖出乎
豪傑之士有所可疑耳苟有所遠則適足以增後學
之迷耳

○讀書之法只是須除却自己私意而依聖賢所說
理會不可妄加一字一句之間言語如此則久而自
然有得於聖賢真實意思不可先立自己意思作氣
勢硬執為主張做杜撰苟如是則不能見聖賢意思
嗚呼雖先儒恐不免有斯病然則學者之於先儒之

說有可疑者則不可一向固信矣古語曰人必是所學然則雖豪傑之士恐不能無此蔽宋儒之信大極圖說亦以厚信好學故有此蔽是見過而知仁也

○後學之於先儒也固當不可不推尊然學問之道天下之公道其是是非非之際可為公直之正論也自宋以降學者動阿諛曲從于先儒而習為俗者何耶

○學者偏執固滯者於宋儒之說雖有可疑者阿諛曲從而不敢疑終身迷而不悟苟有微疑議者則睚

眦相忤以異學邪說且退而後言誹謗甚哉蔽固不通也

○聖人之教易簡平直無穿鑿煩擾之病後世之學術動為支離零碎而無渾融平正之意味故學者不堪其煩擾夫好易簡而惡煩擾者天下之人情也後世之學術煩擾如此是以與天下之人情乖戾宜乎世俗之不好學也夫聖人之教人也使學者勇進而不知厭倦後儒之教人也反此

○小人有才辨者之教人也居而不自疑衆人不知

人之誠偽，故信之而不疑，此非有賢德而能化人，只是利口才辨之使然也。

○為學者，不本聖經而信末世偏僻之異論，安能悟其非而造大道之本源乎。

論形而上下

繫辭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愚謂形者有體質之謂，上者在天之謂，下者在地之謂。蓋形而上者謂陰陽之氣無形而在天，是在萬物形

器之上者，故謂之形而上者。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以其氣在上而見，謂之成象。以在天之二氣流行交運，謂之道。形而下者，謂萬物各成剛柔之形質而在地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以形質具而各有成，故謂之器。蓋天者在上，地者在下，故以上下言天道無形而有陰陽之象，故曰在天成象，地道成形有體質，故曰在地成形。是以在天者無形，在地者有形，所謂在天成象者，非是陰陽乎。陰陽在天，未有形質，唯其所流行變易，便氣象露顯耳。故曰：見乃謂

之象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者是在天成象而無形質者也蓋陰陽流行化生於萬物是乃天之道也天之為道也唯有陰陽陰陽之外更無別物一陰一陽往來不窮以其流行謂之道在地成形者非是萬物乎萬物者謂山河大地人物皆有形而在下者也所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者是在地成形而有剛柔之質矣斯之謂器程子謂陰陽亦形而下者朱子本義亦從之蓋陰陽有常有變常者純正可為道變者偏邪有災沴不可為道程朱以陰陽為形而下者是

今道與陰陽為二也蓋程朱分氣與理理為道陰陽為器相對而說愚竊疑苟以陰陽為形而下則在天成象者只指日月星辰而言邪然則與陰陽成象之說異是不可解一也所謂形而下者指在地成形者如山河大地人物凡有形者皆是器也凡有體製者謂之器陰陽未有形體不可謂之器是不可解二也陰陽在天成象者非在地成形者而謂陰陽亦形而下者是不可解三也且說卦傳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者以二氣流行為道也又曰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者以剛柔二物成形而為器也是亦非指陰陽為器也是不可解四也上下二字以在天在地言則分明不然則二字之義難通曉是不可解五也先儒此說愚之所未解也所以未解者以與聖人易中所言不同也然此非敢誹議於先正以欲伸愚說姑記所疑以俟君子之是正而已

太極

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曰無極而大極朱子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為萬

化之本源竊謂太極是陰陽未判萬物未生時一氣混沌之名然而有至理而存焉是言天地萬物皆以之為本故不言無而言有所謂易有太極者是也無極而太極是本佛老之言分明謂有自無而生也老子第四十章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蓋以無為萬物之本且以為宗者是佛老之說也以有為萬物之本為宗者是聖人之教也故有無之說是吾道與外道之所由分不可不慎審也然則欲言太極而不可先說無字若夫以太極為無形雖愚者亦可得

而知也。然則如其同於一物，不足以為憂也。且不可以極字解為形字。朱註以無極為無形者，非此一句之本旨也。朱子此等之議論，厚信堅執，欲人之遽信圖說而不疑，故其言偏重過主，張與平生之言婉曲平直而穩當者不同。何耶？

○陸象山與朱子論太極圖說曰：夫太極者宜有此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此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甚多，亦未

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可見其學之進，而不自以為是也。又曰：易道大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又曰：朱子發曰：朱子發是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穆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蓋希夷之學，老子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之書，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篤信竊謂如象山此數語，虛心而觀之，則却為有理。蓋無極而太極，此一句。唐杜頌和尚所作華嚴法界觀之語，此浮屠之說，非儒者

所可言。雖朱子之博洽，偶未及見之乎。無極二字，本是老子之說。後世佛氏亦借用者，以其立意相同也。象山所謂太極圖，其初出乎希夷，而吾聖人之書所無有者，是有左證之言，固不可為非。且無極而太極，此一句，本出乎浮屠之書，故周子後來知其非聖學之言，而通書之中不復言無極，如象山所言耳。且二程全書中不言無極，則程子亦不是于無極之說可知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夫以無為有之先者，老子

之所宗，而吾聖人之所未曾言也。無極而太極，即是老子以無為有之先，有生於無之意。

○陳希夷以圖傳于穆伯長，穆伯長傳之周子，蓋陳希夷、穆伯長皆為老氏之學者也。明季王嗣槐曰：希夷又嘗學於鶴林寺僧壽涯，此說亦必有出處。

○朱子之尊信周子也至厚矣，故於太極圖說不疑。其初年未定之作，且不知出于異學之說，實以之為周子之所作，尊信之甚深，用功最厚，畏諸儒之疑議，而回護委曲，論辯百端，其平生之論說義理之淵源

出于此者多矣。嗚呼！朱子之賢而如此，可怪哉！
○郝景山時習新智云：茂叔之學，得之華山居士陳搏，或曰：茂叔與胡文恭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今寺傍有濂溪祠。張敬夫謂茂叔師陳搏，學主靜，然則清虛洒落，自在無礙，是其本宗也。大抵理學諸儒，其學術多禪寂之意。

道器

易上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云云。陰陽之氣，在天為道，所謂形而上者也；其發育流

行一為陰，一為陽，其氣生生不息，純正而不邪，有理而不亂，非道乎？天之氣一著地則成形，人物是也。至于山川草木禽獸蟲魚霜雪雨露，亦皆然，是乃形而下者，凡在地成形者，皆是器也。

○朱子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有此理。又曰：當初無一物，只是有此理。篤信竊謂可怪。先賢正大光明之學，而有斯言，即是老子道生天地，有生于無之說也。

論天下歸仁

九章錄下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者猶言一旦也蓋
以其用功之時言而已非言一日之間也克己復禮
至難之事故其用功也非積日之久則不能矣豈一
日之功所能也乎哉歸者如孟子所謂民之歸仁也
之歸謂歸宿也克己復禮則無私欲之障礙無物我
之間隔天下雖大也人物雖多也我心之量無處而
不至無物而不體苟若是則皆歸宿於我仁心之度
內而無所不愛恤譬如人之身體無病病而氣血貫
通則四肢百體無非已有是為歸仁也苟氣血有滯

塞而不貫通則手足痿痺肌膚痛癢亦不知矣四支
百骸雖是我身體為不屬己醫書謂之為不仁蓋仁
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無非己之意楊氏以為皆在
吾度內與呂氏洞然八荒皆在吾闥還是實事天下
歸仁言唯公則無己私之間隔雖天下廣濶無所不
受也此亦西銘之意朱註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
人皆許與吾仁是極言其效之甚遠愚竊謂一日之
間實無此事聖人之言每每的實不如方外之徒大
言說怪誕無實之話而夸耀于人大抵天下有茲事

必有茲理苟一日之間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稱
許其為仁是無此事必無茲理且一日之間而其效
如是是自張之言恐非聖人謙遜自反語意凡天下
稱許亦有不足以為仁者如王莽姦賊其初偽飾為
君子之模樣故天下之吏民被欺于彼之偽飾上書
稱善行者前後四十八萬人諸侯王公宗室皆言宜
亟加賞於安漢公是漢史所記若不誠于為仁則雖
天下稱許為仁而未可以為仁於此乎可見矣苟誠
于為仁雖無一人稱許者不失為仁也如泰伯民無

得而稱焉然夫子以為至德如周子大賢只程子知
之他人不知之然而不失其為賢所謂其曲彌高則
和者彌寡也且衆人不知故可為仁者如衆人皆稱
許之則却不足為仁者而已矣論語所謂鄉人皆好
之夫子以為未可夫為仁之道不以人之稱許故曰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天下許與吾仁與在邦必聞
在家必聞同是所考在外所謂是聞也非達也聖人
謂知我者其天乎與此語意相為齟齬却是不由己
而由人也歸字為許與說不如為歸宿而說之意義

更的實也。唐孔氏曰：此歸意與洪範歸其有極同。呂氏曰：歸其有極，歸如歸宿之歸。此說亦可據。蓋天下歸仁者，言克己復禮，則其心公而無私，兼均物我，故於天下之萬物無所不愛，而同歸在我仁之中。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無不在已也。然朱子答楊子順書，亦其意與本註同，而云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却是大作意，說得張皇。然予之昏愚，未能服從于此，說却以楊氏皆在吾度內，與呂氏皆在吾闡之說為實事。且此說於天下歸仁焉為相合，不可為說得張

皇。是雖乖于先正之成說，然姑記管見，以待識者之訂正耳。

論敬

敬者歷聖所傳之心法，是操心工夫。敬則有德，不敬則無德。故古人以為敬者德之守，又以為德之聚也。然聖人之門，以忠信為主，而不以敬為主，何也？蓋誠敬二者，固是為學之要務，然誠是為主本，敬是為工夫。故主忠信者本也，是為學之主意；居敬者主忠信之工夫也，不可為主本。主本與工夫自有輕重，不可

混同故誠敬二者本自有輕重譬如君與相不可相敬况以敬為主則敬重而誠輕乎夫說義理如持權衡彼重一分則此輕一分故偏說主敬過重則恐主忠信過輕苟如此則雖外貌嚴肅恐有中心羸弱之患是不誠則無物也夫學者之脩身制行也須禮樂相兼莊敬和樂並行何啻偏于莊敬乎且如今蔽固之人不會敬字動被束縛于敬字而為執滯為把捉為固陋為拘迫其為心也寂寞枯槁而不和不樂其接人也則無慈祥溫和之實而有嚴責刺薄之意是

其為人也仁不恕其容有拘束急迫之意思而無從容不迫之氣象且宋季諸儒說敬甚偏重以敬為心之主自是以來後世之學往往效其尤只知以偏嚴為重而不知忠信慈愛之為最重苟偏重于嚴毅儼恪而輕於忠信慈愛則恐曲謹刻薄流而為色莊內荏之人君子以為奈何乎

○聖人之教以主忠信為本以居敬為工夫是聖門之家法先以立本為主意次居敬為主忠信之工夫其序當如此宋儒偏以敬為主本而拘拘焉恐於主

忠信之工夫不專而與聖門之家法異矣蓋敬是脩
己之工夫所以存誠也然聖人之門以忠信為主未
聞以敬為主苟主忠信復以敬為主是一心有二主
也居敬固可貴然而為主者不在此而已矣

論敬者心之主宰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蓋修己以敬
者聖人之至教人心非敬不存故須敬以執持斯心
此乃操則存之謂也主宰之者所以存之工夫也非
言以此可為心之主也爾讀者勿以辭害志而可也

今世有佞諛于朱子者曰雖以敬為心之主豈有害
道乎吾未知其言之可也然則以何者可為人心之
主乎孔子曰主忠信是人心當以忠信為主忠信者
人之實心中庸所謂誠之者人道也苟捨人道而不
主之反以操心工夫為心之主雖美德善行非所以
可為主也如敬之一字為修己之工夫是堯舜以來
歷世聖賢之心法也然而孔曾思孟之書未曰以敬
為主則可知古之聖賢所為心之主者不在此也忠
是不欺之謂體也信是不妄之謂用也忠信二者合

而言之則誠而已誠也者心之主而人之道也易曰
忠信所以進德也仁義禮智無誠則虛偽耳若不主
忠信則恐為學無其本而不能由進如敬固是存心
之工夫衆儒之事也然而不可為心之主也蓋誠為
實理在人為實心故以實心為主則可也以工夫為
之主則不可也夫堯之欽明文思舜之溫恭禹之祗
承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敬止大公之敬勝怠孔子
之敬以直內修己以敬曲禮之母不敬皆是聖賢自
修教人切要之工夫故君子為學之道固當以敬為

貴是乃主忠信之工夫敬則可以至于誠也然而非
謂可以是為心之主也程伯子曰誠者天之道敬者
人事之本敬則誠蓋敬者謂人事之本則可也謂心
之主則不可也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然則人
心亦豈可有二主乎既以忠信為主又以敬為一心
之主是一心而有二主也且夫德有可專主者有可
並行者可專主者忠信是也可並行者仁義禮智四
德是也苟以可並行者為專主則雖美德不能無弊
如偏乎仁則流為姑息偏乎義則流為慘刻偏乎禮

則流為足恭偏乎智則流為苛察是也况以工夫為主乎若以敬為專主而不主忠信則其流為色莊為拘迫為曲謹為畏縮為隘陋恐其弊有不可舉言者今之持敬者不知敬之道往往為色莊人為拘迫曲謹之人雖貌恭色厲然心倨內荏此因不主忠信也唯專主乎忠信者無弊以其所主者德之基也夫忠信者在人之誠大原出乎天之道而人之道也所以實於四德也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所以行三德也可謂心之主也

○宋諸先生以說理學為先如近思錄以大極圖說為開卷第一義是也是先上達而後下學也恐與孔孟之立教不同

○敬字是千古聖人相傳之心法說之者可以六經四書中所有聖賢言敬之說解之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曰小心翼翼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管子曰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是皆說敬字其言語易簡其意明白朱子晚年說敬字曰敬只畏字近思錄孫思邈

九
曰敬以畏為本。竊謂畏字即是敬字之正解。凡說敬字且須用此數說。不要多言而意足矣。只是操心不放。執事不苟之謂。宋季諸儒說敬紛紛繁冗。不免為畫蛇添足。凡宋季諸儒之說敬。用心太過。恐是過助。長過嚴厲。為學者一副當習熟。纏繞而為心疾。執持拘迫為束縛。不似聖人之言。蓋執持太過。拘迫束縛。其術氣貌不從容舒遲。恐不能保久也。

○夫操心之道。如持權衡。以量輕重。然加之一分。則為過重。減之一分。則為過輕。只欲其平直。要在勿忘。

勿助長之間而已。苟用心太過。則恐不能持久。亦觀夫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而可見其平日從容和樂。苟不如此。則雖賢者不能持久。而為心術之害也。

○正蒙云。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困知記曰。有此物。即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即無此理。安得死而不亡者。篤信謂宋儒以性為理。曰。氣有死。生理無死。生是與異學所謂死而不亡者。壽同意。羅整菴此說。可以破異學之謬。又可以解學者之惑。張

子正蒙中猶有可疑如此者夫張子之賢亞于二程其學問亦然其說之駁雜流入外道者如此學術之弊可畏也

○莊子曰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莊子此言雖異學之言却可信也何則古聖人之教本是為易簡要約而不煩若夫宋儒之學術繁衍立說多言逐時增支離破碎與莊子所稱聖人之道不同

○古之聖人以陰陽為道未嘗廢陰陽而言道宋儒廢陰陽別以一箇空無虛寂無生氣無權力者為道

為萬物之根柢又以為太極之妙者非聖人之所謂道也聖人之所謂道也者天地之生理而太和元氣常生生不息故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乎萬物蓋流行于四時萬古不息是便萬化本源品物之所出性命之源也與佛老之所說空無不同

○理即是氣之理一氣之行于四時也生長收藏而不變亂者自煩正不乖戾故理須就氣上認取譬如水其清潔而就下者是水之本然故水與其清潔流行者非二物不可分而為二物也明矣故二氣之順

正而不變亂者即為道，不順正者非氣之本然也，為非道。

○聖人之教以禮為先，宋儒專以理學立教，與聖人之教異。且宋儒先上達而後下學，如以太極圖說為初教是也。是皆與聖人之教不同。夫學以聖人之言為萬世之法，論語一書所載是也。不要求乎外，苟求乎外，則恐流而為異學也。

理氣不可分論

天地之道原其所自，其初兩儀溟滓而未開，一氣渾

沌而未分，是至理之所會，而陰陽之象未著，名之為太極。太者太上之謂，極者至極之名。太極是為此道之本源，萬物之根柢。凡天下之事物，莫尊於此，不可得而名焉，故名之為太極也。宜矣。一氣動而運轉，名之為陽，此太極之動也。動而後靜，靜而凝聚，名之為陰，此太極之靜也。靜而後復動，一動一靜，循環而不息，是陰陽者由一氣之動靜而分焉，非有二氣也。故陽者一氣發動也，陰者一氣之凝聚也。二者即是太極之動靜也。夫子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者是也。

蓋一氣未分則以一氣渾沌為太極陰陽既分則陰陽之道為太極之流行太極陰陽雖有前後之分而異其名也然有至理而存則不異焉蓋太極是一氣渾沌陰陽未分之稱陰陽是太極既分之名其實非有二也因太極之動靜而陰陽分焉則陰陽之流行亦可為太極之理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道猶路也以所通行名之焉是一氣之所流行故名之曰道所謂一陰一陽者以一氣之動靜一為陰一為陽交流行而不息言之也故以渾沌時名之謂太極以

流行之言名之謂道太極與道其實一也道則太極之所流行太極則一氣未流行之尊號非有二也蓋二氣之流行有條理而不亂常而正者名之為道是二氣之本然也紛亂而不正者不可以為道因非本然也如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是其常而正者為天之道如伏陰愆陽失其常者非道也蓋陰陽正則陰陽便為道是陰陽之本然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也如一年之中有生長收藏之序而不變亂是陰陽之流行即是道也非陰陽之中別有一物而稱之為

道也。故柯尚遷曰：氣之運動而自然者為理。此言且矣。夫天地之間都是一氣，而以其動靜稱之為陰陽。其生生不息之德謂之生，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以其流行而一為陰，一為陽，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而不亂，又謂之理。雖由所指不同，而姑異其名。然其實皆一物而已矣。是以陰陽流行而純正者，即是道。故理氣決是一物，不可分而為二物焉。然則無無氣之理，又無無理之氣，不可分先後。苟無氣，則何理之有。是所以理氣不可分而為二，且不可言先有理而後

有氣。故不可言先後，又理氣非二物，不可言離合也。蓋理非別有一物，乃氣之理而已矣。氣之純正而流行者，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而不紛亂，故謂之理。其實道與理一也。苟以理為別有一物，而寓氣中，則是與老氏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佛氏所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常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者，何以異乎哉。天地太和之氣，是陰陽之正者，故能生萬物，為萬品之根柢。至貴之理，不可賤之，而為形而下之器也。故理氣本是一物，以其運動變化有作用，而生生

而不息謂之氣以其生長收藏有條貫而不紊亂謂之理其實一物而已然命之謂理則氣之純粹至善而無不正之名是以無常變之可言命之謂氣則有時而雜糅紊亂為災沴失其常度是乃由運動變化而不定故失常也然此非陰陽之本然語其氣之常則無不正其常者是氣之本然即是理而已矣譬諸水水本清潔然過於泥土之中則溷濁污穢失其清潔然不可以其濁穢為水之本然也故氣能生萬物而謂理能生萬物亦可也苟謂理能生氣則不可也

何則理者氣之理也非有本末先後朱子答劉叔文書曰理與氣決是二物其餘平生所說亦皆此意此與聖人所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其意相乖戾者予之所述而未解也

大疑錄卷之下終

題大疑錄之後

大疑錄者。損軒貝原君晚節所著。而世所罕見也。余嘗讀春臺先生文集。而知君之卓越於一時也。因購求其書有年于茲矣。一日書肆魔伴寬者。攜大疑錄

一本来曰。近者於城南智董鋪
雜紙中得此書焉。吾嘗聞此書
之罕有也。而今幸得之不若上
木以廣其傳也。請子為我一校
焉。余曰善矣。子之得此書也。誠
余之幸也。乃受讀之。文雖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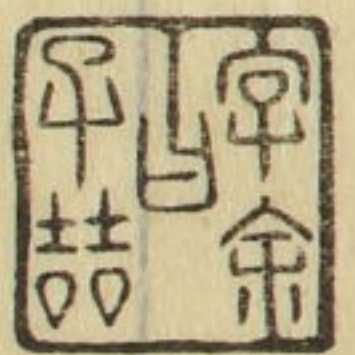
觀而言乃可聽也。大疑宋儒而
不斥宋儒。自錄以俟人。可謂信
而好古者已。君子哉。言乎。言而
可聽也。何須詞操之為。無奈流
傳漸久。寫誤頗多。衍闕相半。予
乃質諸蘭窩先生。先生嘗藏一

本。就校之則其文大同小異。互有得失去非取是。文乃可讀。義乃可通。繕寫脫稿。依舊為二卷。如其旨趣。則有春臺先生讀者。余更何言哉。余更何言哉。乃附一言以還之。若夫梓行與否則

在伴寬之意爾。

明和丙戌歲季秋日

仙臺北海大野通明書于
武城東恭玄書院



本館藏之別
海從夫去非
力可為城東
如其山臺此
即係丙亥滿
空對震之

明和四年_{丁亥}中春

大坂高麗橋筋心齋橋東_{江入}

大坂書目林 油屋甚七

